

【关中枭雄系列】

贺绪林◎著

卧牛岗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关中枭雄系列】

贺绪林◎著

卧牛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卧牛岗 / 贺绪林著. —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5.1

(关中枭雄系列)

ISBN 978-7-5513-0773-4

I. ①卧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80400号

卧牛岗

作 者	贺绪林
责任编辑	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
封面设计	朵 云
版式设计	前 程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250千字
印 张	10.125
版 次	2015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773-4
定 价	2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印厂电话: 029-89107718



序

“关中枭雄”系列长篇小说迄今我写了五部，依次是——《兔儿岭》《马家寨》《卧牛岗》《最后的女匪》《野滩镇》。

第一部是1994年动笔写的，1995年8月份完稿，交给了一个书商，没想到被他弄丢了。沮丧的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，幸亏我的承受力还可以，没有崩溃，重整旗鼓，花了三四个月时间重新写出。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，书名《昨夜风雨》。等待出版期间被西安华人影视公司改编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《关中匪事》（又名《关中往事》），在全国热播，广获反响。片头曲“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，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……”唱红了大江南北。这是我始料不及的，也给了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。

随后一鼓作气写了《马家寨》和《卧牛岗》。2005年年初，太白文艺出版社把这两部作品连同《昨夜风雨》（更名为《兔儿岭》）一并隆重推出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2006年完成了《最后的女匪》，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。

2008年完成了《野滩镇》，此作被列入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——“西风烈·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”，2010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“关中梟雄”系列小说讲述的都是关中匪事。陕西关中闹匪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事了，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，从没见过土匪，书中的故事都是听来的。土匪的首领几乎都是世之梟雄，不乏智勇杰出的人物，譬如书中的刘十三、马天寿、秦双喜、郭鹁子、彭大锤……他们称得上真正的关中汉子，之所以为匪，并非他们所愿，是有其社会根源的。

我的故乡在陕西关中杨陵。杨陵，曾是农神后稷教民稼穡之地，现在发展成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，便改“陵”为“凌”，意在高翔。根据这五部书之一《兔儿岭》改编的电视剧《关中匪事》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后，常有人问我，这块圣地怎么会出土匪呢？甚至有人怀疑我在瞎编。这些朋友对杨凌的历史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杨凌位于关中西部，南濒渭水，北依莽原，西带长川，东控平原，原本是富饶之地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，关中地区遭了前所未有的大年馑，旱灾、蝗虫加瘟疫，死人过大半，十室九空，富饶之乡变成了荒僻之壤，土地也变得荒芜贫瘠，很难养人。有道是：“饭饱生余事，饥寒生盗贼。”此话不谬。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好庄稼，却盛产土匪，当然，书中涉及的地域不仅仅局限在今杨凌，而是包括整个关中西府的黄土地。

还有人以为我是土匪的后代。在这里我郑重声明：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纯朴忠厚的良民，以农为本，种田为生，从没有人干过杀人放火抢劫的勾当；而且我家曾数次遭土匪抢劫，我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血性硬汉，舍命跟土匪拼争过。那一年父亲和伯父因家务事吵了架，分开另过，土匪趁机而入，经过父亲住的门房时，土匪头子对几个匪卒说：“这家伙是个冷娃，把他看紧点！”随后直奔伯父住的后院，响动声惊醒了伯父，一家人赶紧下了窖子，伯父手执谷杈

守在门口，撂倒了一个匪卒，随后跳下了窖子……至今许多老人跟我讲起往事，都对父亲兄弟俩赞不绝口，说他们兄弟俩是真汉子。

然而，我的家族中确实有人当过土匪，让乡亲们唾骂不已，这也让我心怀内疚感到难堪。有句俗话说：“养女不笑嫁汉的，养儿不笑做贼的。”虽是俚语，却很有哲理。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，可谁又能保住自己的儿女不去做贼为匪，不去偷情养汉？家乡一带向来民风剽悍，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为匪之人，都流传着关于土匪的传奇故事。追根溯源，这些为匪者或好吃懒做，或秉性使然，或贫困所迫，或逼上梁山……尽管他们出身不同，性情各异，可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都不是良善之辈。我无意为他们树碑立传，只是想再现一下历史，让后来者知道我们的历史中曾有过这么一页。

“关中梟雄”系列小说迄今写了五部，不管哪一部，您看过三页还觉得不能吸引眼球的话，就把书扔了吧，免得耽搁您的时间。

这不是广告词，是心里话。

好了，不啰唆了，您看书吧。

贺绪林

2014 年中秋

第一章

凡世间大喜大悲之事，事前几乎都有征兆。秦家少爷落难亦是如此。

一大清早起来，老掌柜秦盛昌的左眼皮就直跳。他使劲儿揉了揉眼睛，眼皮这才不跳了。他很忌讳这个，阴沉着脸，坐在椅子上想吸袋烟。屁股还没坐稳，窗外的树上传来了乌鸦的聒噪声，他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，想喊下人把乌鸦赶走，嘴刚张开又钳住了。他放下水烟袋，起身来到屋外。

院中的水楸树有小桶般粗，他使劲在树干上蹬了几脚，脚都有点儿麻痛，可树枝上的乌鸦却毫不理睬，依然聒噪不停。他非常恼火，想找根竹竿打飞这不吉利的东西，不料一脚踩在乌鸦屎上，险些儿滑倒。他更为恼怒，喝喊一声：“满顺！”

小伙计满顺急忙跑来：“老爷，有啥事？”

秦盛昌手指树梢，却因生气竟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这时乌鸦又聒噪起来。满顺明白了，环目四顾，找不见应手的家伙，便扬起双臂咋咋呼呼喊叫起来。可那乌鸦见过世面，不惊不慌，依然聒噪不已。满顺见这毛虫这么小瞧他，使他在主人面前丢了脸，顿时来了

气，甩掉鞋，抱着树干哧溜哧溜往上爬。等他爬上树，那毛虫聒噪几声，拉下一泡屎，展翅朝东飞去。

满顺下了树，见秦盛昌脸色不好看，嘴张了一下又闭住了。秦盛昌冲他摆摆手，转身回了屋。

大清早起来眼皮跳乌鸦叫，真是晦气！秦盛昌心里十分地不痛快，回到屋里低头吸闷烟。太太秦杨氏从里屋走出来，惶恐地说：“昨晚我做了个怪梦。”

秦盛昌看了太太一眼，只管吸烟，没吭声。他知道，自己不问太太也会说的。

“我梦见一头犍牛钻到咱家来了，我咋赶也赶不走。后来，来了两只狗，一只黄狗一只黑狗，守在家门口一个劲儿地咬，咬着咬着说起话来。”

秦盛昌一怔，从嘴里拔出水烟袋嘴：“狗说人话？”

“说人话。”

“说啥哩？”

“我一句也没听懂。你说这梦怪不怪？”

“怪，真个是怪。”

“这是吉兆还是凶兆？”

秦盛昌没吭声，又吸起烟来。他只觉得这梦奇怪，可也不知道这是凶兆还是吉兆。他幼读私塾，有一肚子墨水，年轻时根本不迷信。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，却越来越忌讳奇兆怪梦。他觉得人的一生是个难解之谜，冥冥之中有鬼神在捉弄人。他本想给太太说眼皮跳乌鸦叫的事，可知道太太更忌讳这个，怕吓着太太，便把到口边的话又咽进了肚里。

这时丫鬟菊香送来了洗脸水。夫妇俩不再说啥，接过毛巾净

了手脸。洗罢脸，菊香端来早饭，俩人都没胃口，动了几下筷子就让菊香撤走了碗碟盘子。

夫妇俩默坐无语，一个闷头吸烟，一个低头啜茶。良久，秦杨氏忧心忡忡地说：“信都去了半个多月，双喜咋还不见回来？会不会出了啥事？”

秦盛昌吹掉烟灰，安慰太太：“他一个大小伙子能出啥事呢？也许正在路上走着哩。”其实这些天他也一直为儿子迟迟不归而心焦。刚才左眼皮跳就让他很是惶恐。秦杨氏生了六胎，头两胎都夭折在月子里。第三胎是男孩儿，生得虎头虎脑，伶俐可爱，取名大喜，却在十岁时染上了天花，不幸又夭折了。第四胎也是男孩儿，取名双喜，从小体弱多病，秦盛昌生怕再发生意外，让护院拳师吴富厚教他习武功，强身健体。如今双喜已二十出头，在省城西安读书。第五胎和第六胎都是女孩儿，一存一亡。存下来的起名叫喜梅，今年已经十六岁，颜如花蕾。

秦家在秦家埠可以说是首富，有十几家字号、铺面、作坊，良田十几顷，骡马成群，家资万贯。这么大的家业只有一个后世传人，实在是太少了啊。秦杨氏认为是她的不是，便让丈夫纳妾，再为秦家添丁进口。太太如此大度明理，令秦盛昌很是感动。他执意不肯纳妾，说道：“好儿不在多，一个顶十个。双喜聪明伶俐，又装了一肚子墨水，比我还强几分，完全能领住这个家。”秦杨氏见丈夫如此意决，越发敬重丈夫。夫妻俩互爱互谅，相敬如宾，着实令人赞叹羡慕。

年前，省城西安出了大事，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委员长蒋介石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秦盛昌夫妇坐卧不宁，直为在西安读书的儿子揪心。后来事情和平解决了，双喜回了一趟家，没住几天又走了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前些日子秦盛昌听人说省城十分混乱，

常有人不明不白地失踪。他惶恐得不行，生怕双喜在省城有个啥闪失。世事如此动荡混乱，书读不成也罢，只要全家平安就好。思来想去他与太太相商，给儿子写家书一封，佯称自己身患重疾，让儿子赶紧回家来。书信寄出已半个多月，儿子却迟迟不归，怎能不让他们心焦？

秦杨氏还是心神不安地说：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……”

这也正是秦盛昌最担心的。

“让富厚去省城一趟，把双喜叫回来吧？”

秦盛昌沉吟了一下，点点头。秦杨氏当即就让菊香去唤吴富厚。片刻工夫，吴富厚就来了。

吴富厚在秦家的地位很特殊。他是秦家的护院拳师，与秦盛昌是主仆关系。双喜幼年时体弱多病，拜他为师习练武功，因此，他又是秦家少爷的师傅。他在秦家干了二十多年，除了护院、保镖之外，还兼管着秦家的事务，秦家里里外外的人都称他“吴总管”。他对秦家忠心耿耿，秦盛昌对他赏识有加，从不拿他当下人看，与他兄弟相称。他也是个明白人，主人高眼看他，他便以忠报德，更加忠心事主。

他刚来秦家时，一天晚上，土匪来秦家打劫。那时他二十出头，血气方刚，浑身是胆，顺手从门背后摸了把梭镖，就扑了出去。土匪有七八个人，手中还有枪，可他毫无惧色，一把梭镖使得呼呼生风，当下就捅倒两个。土匪大惊失色，开枪应战，他右臂上挨了一枪，可手中的梭镖依然紧握。土匪知道遇上了劲敌，不敢恋战，背着两个受伤的同伙慌忙撤了。至今，他右臂上还留着一个铜钱大的伤疤。

那年秦盛昌被土匪郭鹞子绑了票，他冒死送去赎金救出了秦

盛昌。打那以后，他在秦家的地位更高了，秦盛昌夫妇之下，他说了就算。吴富厚知道掌柜的传唤他，肯定有紧要事，进门就问：“老哥，有啥事？”

秦盛昌递给他一杯热茶：“兄弟，喝了茶再说。”

吴富厚接过茶杯放在桌上：“老哥，有啥事你就说。你知道，我是个急性人。”

秦盛昌笑道：“你还是这个急脾气。兄弟，我想让你去省城一趟。”

吴富厚有点儿惊愕：“去省城干啥？”

“你去把双喜给我叫回来！”

“有事？”

“听说省城乱得很，我真怕他有个啥闪失。一大早起来我的左眼皮就直跳，你嫂昨天晚上也做了个怪梦。”

吴富厚笑着安慰道：“你俩是想娃了。放心吧，不会出啥事的。”

秦盛昌道：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我给他寄了封信，信上说我病了，让他赶紧回家一趟。可信都去了快二十天，还不见他的人影儿。我和你嫂都急得很。那年他去西安念书，是你送的他。你路熟，就跑一趟吧。”

吴富厚明白了：“几时去？”

“今几个就去吧。”

吴富厚刚要走，又转过脸来：“万一双喜不回来咋办？”他知道双喜的脾气，犟起来八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
秦盛昌恨声道：“你就跟他说，你爹躺在床上，正断气哩。看他崽娃子回不回来！”

吴富厚怔住了，他没料到秦盛昌发这么大的火，有点惶然不知所措。秦杨氏急忙说：“富厚兄弟，千万甬这么说，当心吓着了娃。你就说家里有点儿事叫他赶紧回家一趟。”

秦盛昌恼火地说：“你就说我在断气哩！”

秦杨氏不高兴了：“那还不把娃吓个半死。富厚兄弟，甬听你哥的，千万不能那么说。”

吴富厚醒过神来，笑道：“你俩都甬心焦，我一定把双喜叫回来。”

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春天姗姗来迟。古诗云：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时令已是阳春三月，可雍原的天还是灰蒙蒙的，太阳像个没烙熟的锅盔挂在空中，冒着几丝热气。通往雍原县城的官道上，一辆单套马拉轿车不疾不徐地驰着，车声鳞鳞，车后飞扬起一溜儿黄尘。道路两旁的树木秃着树丫，在料峭的春风中抖着，发出呼呼的声响。路上行人脚步匆匆，脸色跟老天的脸色几近相似，难见有舒展开心的笑颜。去冬以来，一直没有下雨雪，官道两边的麦田因得不到雨露的滋润，干巴巴地趴在地皮上，显得毫无生机。而那些干蒿草却有半人多高，密密麻麻布满了沟沟坎坎，透着一股凶蛮的强悍与霸气。

轿车忽然异常地颠簸起来。车把式喊了一声“吁——”勒住牲口的缰绳，从车辕码头跳了下来，绕着轿车仔细察看。

车帘一挑，秦双喜伸出头来：“咋不走了？”

车把式把头伸到车下，察看半晌，把头缩了回来，拍了两下手，满脸的沮丧：“走不了了，车轴断了。”

双喜叫了起来：“那咋办呀？！”跃身跳下了车。

“西安事变”后，西安的学校全都停了课，学生们纷纷上街宣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“八项主张”，呼吁停止内战，团结抗日。双喜自然也在其中。后来事变和平解决，蒋介石答应抗日，学校复了课，可青年学生再也静不下心来坐在书桌前读书了。双喜周围的好多同学好友热血沸腾，决心投笔从戎，驱逐日寇。可究竟去哪里投军，却有分歧：有的要东出潼关投国民党的五十二军去抗日，因为该军军长关麟徵是陕西人；有的要北上陕北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，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在陕北。双喜决定去陕北。其实他对共产党和红军并没有多少了解，是因为他一直暗恋的女生林雨雁坚决要去陕北，并且主动来找他，要和他结伴而行。此前林雨雁对他一直不冷不热，而追林雨雁的男生足足有一个加强排，其中不乏高官要员之后和富商名人子弟。他自惭形秽，不敢向心仪之人吐露心语，唯有暗恋而已。此时林雨雁主动来找他，要和他结伴而行，他受宠若惊，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。却在这时，他收到了家书，父亲卧病在床，要他火速回家一趟。为此他十分苦恼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眠。他深知父母视他为掌上明珠，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。现在父亲病了想见见他，他若不回家，枉为人子。如果他真的去了陕北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回故乡？思之再三，他乘火车到马嵬站，下车后雇了一辆轿车北上雍原，如果顺利，太阳偏西就能回到家。可怎么也没料到，走到半道上车轴断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他懊丧地连连跺脚。

车把式骂骂咧咧地说：“狗日的车轴咋说断就断了，这可咋整哩？”

“一步都走不了了？”

“空车还能走几步，坐人是万万不行了。”

双喜抬头看天，太阳早已西斜。他心焦起来：“你把我撂在半道上，让我咋办哩？”

车把式挠挠头，指着前边的村子说：“那个村子叫驮户村，家家户户都养着牲口。我的一个表哥就住在驮户村，咱们到我表哥家去，我找人修车，再让我表哥送你回家。这地方离雍原县城不到二十里地，到秦家埠也就四五十里地，赶天黑你也就到家了。”

也只好这样了。双喜跟着车把式到了他表哥家。车把式的表哥没有车，但养着好几头毛驴，车把式的表哥牵了一头健壮的毛驴让双喜乘骑。好在他行李不多，一个皮箱一卷铺盖搭在驴屁股上。临行时，双喜掏出两块大洋给车把式，车把式只收了一块，满怀歉意地说：“把你没送到，真是对不住。”

双喜说：“车出了问题，这也怨不得你。”把另一块大洋也塞给了车把式。

车把式感激地说：“你是好人哩。”又关照他表哥：“哥，一路上多照应点儿，当心毛驴惊了。”

车把式的表哥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你放心，没麻达（没问题）。”

太阳斜过头顶，暖洋洋地照着高原。春天的脚步姗姗来迟，但毕竟来了，午后的风不再凛冽，柔和地抚着面颊，使人感到惬意和舒心。

双喜出身富家，出门几乎都是坐轿车。跟吴富厚习武时，也学会了骑马。骑毛驴他却是头一回，觉得很好玩儿，禁不住童心萌发，一会儿摸摸驴的耳朵，一会儿摸摸驴的脑袋，又拍拍驴的屁股。那驴似乎恼怒了，伸长脖子叫了起来，撒起了欢。双喜兴奋得大喊大叫，却把那拉驴的老汉吓得不轻，连声喊：“吁——吁——”

跑了一程，双喜勒住缰绳徐徐而行。他心情畅快了许多，扯着嗓子吼起了秦腔：

祖籍陕西韩城县，
杏花村中有家园……

牵驴老汉赞道：“真是好嗓子。你要去唱戏，保准能唱红！”
双喜得意得满脸是笑，吼得更欢：

姐弟婚姻生了变，
堂上滴血蒙冤……

翻了三道梁，越过两道沟。

天边不知什么时候涌起了铅灰色的云层，渐渐吞没了斜阳，天色陡然暗淡下来。双喜失去了好兴致，问牵驴老汉：“离县城还有多远？”

“不远了，翻过前边那道梁就到了。”牵驴老汉说着在驴屁股上砸了一拳，驴的四蹄欢势起来。

忽然，迎面来了几个背枪的汉子，从衣着上看，是县保安大队的团丁。为首的军官三十来岁，两腮无肉，蓄着八字胡，斜挎盒子枪，骑着一匹黑马，嘴里哼着酸曲。不知怎的，双喜顿生厌恶，目光盯着马背上的官儿，很是鄙视。那官儿钳住了口，也瞪眼看他，脸色泛青。显然，他对双喜的目光十分恼火。拉驴的老汉急忙把驴拉向路边，给对方把道让开。交臂而过之时，官儿的目光盯在了驴屁股的皮箱上，眉宇间溢满了凶蛮之气。他勒住了坐骑的缰绳，打

了个手势，几个团丁转过来，呼啦一下围住了双喜。官儿使了个眼色，一个高个儿团丁伸手扯下了搭在驴屁股上的行李。

双喜惊问：“你们要干啥？”

官儿喝问道：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“我是学生，回家探亲。你们是干啥的？”

官儿冷笑道：“我们是干啥的用得着给你说么！把他的行李打开，仔细检查！”

几双手一齐上来，在行李上乱挖抓。皮箱的锁被扭断了，一摞银圆滚了出来。团丁们都面泛喜色，官儿少肉的脸上，更是笑纹堆叠，不见了眼睛。几双手伸过来抓抢银圆。

双喜跳下驴背，怒不可遏，大吼一声：“住手！”伸手抓住一个团丁的衣领，猛地往前一掙，那个团丁摔了一个狗吃屎。其他团丁大吃一惊，其中一个猛地扑了过来，使了个老鹰扑小鸡的招数。双喜侧身躲过，迅疾一个扫堂腿过去，那个团丁也吃了一嘴土。团丁们都傻了眼，住了手，呆眼看着双喜，下意识地往后躲。他们都没料到这个白面书生有这么两手。马背上的官儿的脸色成了紫茄子，掣出了腰间的盒子枪。

拉驴老汉见状大惊：“老总，他是个学生娃呀！”

官儿摆弄着手中的枪，冷笑道：“他是学生么？”

“他真是学生哩……”

“悄着，一边立着去！”两个团丁上来不容分说，把拉驴老汉掙到一边去。其中一个道：“史排长，看这狗日的式子像是土匪。”

官儿连连冷笑道：“我也看他是个土匪！”

双喜的怒火直往脑门上冲，涨红着脸喊：“你们才是土匪哩！”

“你八成没见过土匪吧？”官儿脸色陡然一变，一挥手，恶狠狠

地说，“让他见识见识啥叫土匪！”

两个团丁扑过来，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对住了双喜的胸口，迫使双喜动弹不得。另外两个团丁转身过去又翻行李，搜出了两本《新青年》杂志和一些宣传抗日的材料。他们把这些东西交给官儿，官儿翻看了一下，狞笑道：“我就看这崽娃子不顺眼，果然通共。给我绑了！”

团丁们一拥而上，捆住了双喜。双喜义愤填膺，跺脚大骂：“土匪！强盗！……”

官儿命令道：“把嘴堵上！”高个儿团丁从衣兜掏出一团破布塞进双喜的嘴，双喜顿感胸腔憋闷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恨得连连跺脚。